

TIME TRAVELLER

时间旅行者系列

王朝启示录

[葡]瑞吉娜·贡萨尔维斯 [葡]瑞吉斯·罗莎 著 赵建军 译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想做一场烧脑的梦吗？
迎生死挑战·做学习王者

TIME TRAVELL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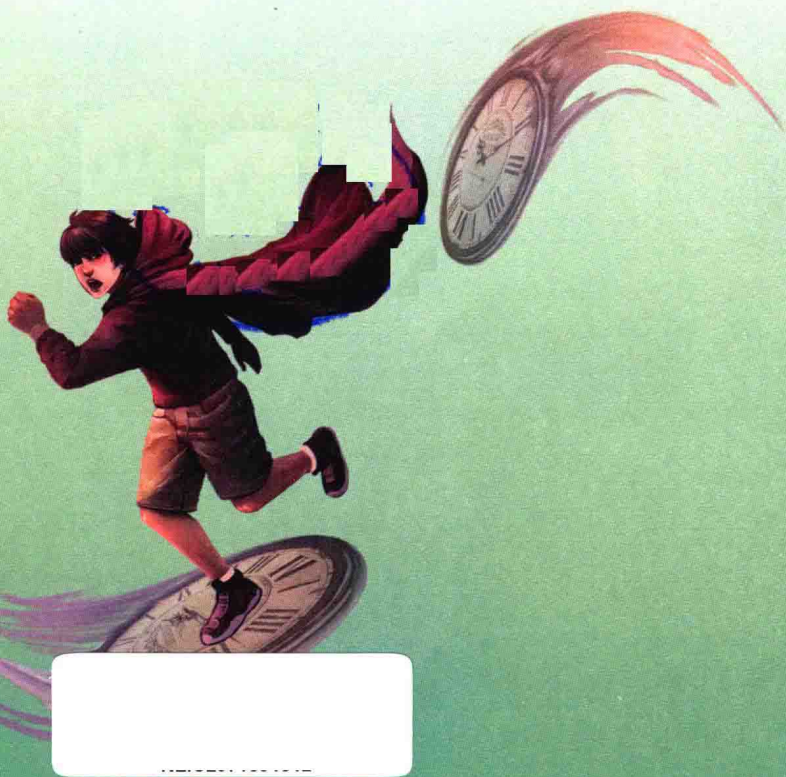
时间旅行者系列

王朝启示录

[葡]瑞吉娜·贡萨尔维斯

[葡]瑞吉斯·罗莎 著

赵建军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著作权登记号:皖登字 121414022 号

Copyright © 2013 by Regina C. B. Goncalves & Regis L. A. Rosa.

All rights reserved to Editora Viajante do Tempo Ltda.

This translation is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in English: *The Emperor and the Journalist*,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ora Viajante do Tempo Ltda through Rightol Media in Chengdu.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经由锐拓传媒取得(copyright@rightol.com)。

由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朝启示录 / (葡)贡萨尔维斯, (葡)罗莎著; 赵建军译. —合肥: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1
(2016.3 重印)

(时间旅行者系列)

ISBN 978-7-5397-8301-7

I. ①王… II. ①贡… ②罗… ③赵…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葡萄牙—现代 IV. ①I55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32418 号

SHIJIAN LÜXINGZHE XILIE WANGCHAO QISHILU

时间旅行者系列·王朝启示录

[葡]瑞吉娜·贡萨尔维斯 [葡]瑞吉斯·罗莎 著

赵建军 译

出版人: 张克文 策 划: 丁 倩 责任编辑: 曾文丽 王笑非

装帧设计: 唐 悦 责任校对: 汪 伟 责任印制: 田 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E-mail: ahse1984@163.com

新浪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ahsecbs>

腾讯官方微博: <http://t.qq.com/anhuisaonianer> (QQ: 2202426653)

(安徽省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邮政编码: 230071)

市场营销部电话: (0551) 63533532(办公室) 63533524(传真)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本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印 制: 合肥华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张: 9 字数: 121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978-7-5397-8301-7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第一章 航海惊魂 1

第二章 巧破身份 6

第三章 迷人的观景旅馆 14

第四章 访问巴西铸币厂 22

第五章 国家图书馆的秘密 28

第六章 可爱的艺术家朋友 36

第七章 悬空的子弹 49

第八章 难忘的科尔科瓦多山 54

第九章 木乃伊的咒语 58



第十章 黄热病 63

第十一章 精彩的辩论 68

第十二章 夺回电报 77

第十三章 鉴别硬币挑战赛 89

第十四章 皇帝的独家采访 101

第十五章 告别巴西帝国 130

尾声 关于佩德罗二世 135

第一章 航海惊魂

青白色的薄雾发出炫目的光亮，它与清晰的地平线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预示着目的地永远都在天的尽头。

那是在凯厄斯·奇普朝座位后看时的第一印象。这排座位位于露天处，它们曾经饱受刺骨寒风的无情侵袭。这个年轻人穿的衣服并不特别暖和，他努力将那顶单薄的帽子往下拉，以罩住他那凌乱的棕色头发。凯厄斯揉着棕色的眼睛，正努力醒来面对新的一天，但身体的寒冷让他不得不把冻红的两手藏在胳膊下面。

一阵嘹亮而尖利的口哨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一个巨大的金属烟囱冒着又浓又白的烟雾，把几根高耸的木桅杆裹了个严实。蒸汽船发出绵绵不绝的悲鸣声，打破了海洋的寂静。甲板上散布着一些水手，不过因为忙于日常工作，他们没有发现这位年轻的不速之客。

这个偶然出现的时间旅行者平静地朝船舷边走去。他没有刻意地大口呼吸这里干净、新鲜且不同寻常的空气。大船缓缓地摇晃着，海里泛起一层厚厚的白色泡沫，并漾起一圈圈波浪。第一缕晨光投射到平静的大海上之后，四处闪耀着无数的光点。灰色的海豚护送着轮船前进，它们偶尔会跳出水面，翻着筋斗，召唤着大海中的“客人们”一起玩耍。



一些乘客开始沿着甲板溜达。一些乘客朝餐厅走去用餐。餐厅挤满了男男女女、大人和小孩，他们的衣着非常简单。妇女们被暖和的衣服裹得严严实实的，脚下穿着布鞋，裙子的下摆拖在甲板上，发型是19世纪晚期流行的式样。她们用丝带把帽子系在下巴上，以防被风吹走。有的妇女穿得更简单的一些，用头巾裹着散乱的头发。小孩子们的小脑袋东张西望，他们好奇的眼睛总是跟着那些闹哄哄的沿着甲板奔跑的大孩子们的身影在转动，于是这些小孩几乎是被父母有力的大手拖着或是推着往前走。

凯厄斯身旁是固定在甲板上的一些椅子，其中的一把上面放着一件长长的呢绒外套。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外套“借”了过来。当他朝乘客们走过去时，虽然他们坚持让他用袖子把双手完全遮住，以阻挡烈日的炙烤，但他还是把外套的两只长袖卷得恰到好处。

当他走进餐厅时，刚刚烤制出炉的新鲜面包散发出的气味立刻扑鼻而来。餐厅中央的桌子旁边坐满了人。凯厄斯顾不上斯文，自己动手拿取炒蛋、巧克力蛋糕、黄油面包和一些果酱。凯厄斯在一张桌子旁边坐下来。邻座是一对带着一个小女孩出门旅行的夫妇。小姑娘扎着辫子，一点也不安分。在切面包片的过程中，凯厄斯和这一家人彼此开始熟悉起来。

小女孩的妈妈用意大利语问了凯厄斯一句话。凯厄斯噎住了，他听不懂，无法对答。

小女孩的爸爸开始说话了。他的话混杂着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凯厄斯对这个爱打听的爸爸摇了摇头。

“我哪里都没有看到你啊。你一直都待在船舱里吗？”

凯厄斯默认地笑了。

小女孩的妈妈给女儿切了一大块面包，接着她继续努力地用葡萄牙语说话：“我也感觉身体不适。这趟旅行对谁都很难挨啊。你没有注意到绝大多数人没有来吃午餐吗？天哪，昨天中午他们提供的午餐太恐怖了。鱼和牡

蛎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孩子的妈妈叽叽咕咕地讲个不停，行驶着的轮船迫使乘客和桌子上的餐盘跟着它一起永不停歇地晃动着……凯厄斯通过观察这些细微的动静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时，他觉得胃里翻江倒海，恶心想吐。他感到非吐不可，于是用双手捂着嘴巴飞奔而去，几乎把他坐的椅子都打翻了。

凯厄斯斜靠在船舷边的栏杆上吐了个痛快。这时，空中突然响起一声震耳欲聋的声音。爆炸如此猛烈，凯厄斯被气浪掀到了海里。海水拍击着他，把他几乎打晕过去。他开始沉入可怕无垠的大海里……当他感觉体内的空气在一点点耗尽时，他开始朝各个方向又伸胳膊又蹬腿。他用尽最后的一点气力向上，试图穿越那片把他和空气隔离的巨大水体。

凯厄斯感到越来越绝望。他越是努力想逃离这口闷死他的海水棺材，越是感到压在他身上的海水的重量和深度。当用尽了最后一口气时，他终于折腾着回到了海面上。他迫不及待地把咸咸的海水吐了出来。当肺里充满让他重新活过来的空气时，他是多么欣喜啊！可悲的是，这种极度幸福的感受只持续了几秒钟！当凯厄斯转过身来看那条船的时候，他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

甲板上一片骚乱。一股小火苗在甲板上蔓延。船舱里的绝大多数人都在喊救命。水手们从一头跑向另一头，一个个显得经验老到。女人们和男人们站成几堆，被人引导到一个地方，远远地避开充满浓烟的后甲板。船长立刻高声发布命令，以确保扑灭着火点。

局面得到控制之后，才有人注意到漂浮在大海里的凯厄斯，并通知了其他乘客。在大海里折腾很久之后，凯厄斯已是筋疲力尽。两名水手把系在一根绳子上的救生艇扔向海里。这个遭难的男孩使出他最后吃奶的气力，朝救生艇奋力游过去。终于，凯厄斯被人拖回到大的船里，围观的人都鼓起了掌。在营救过程当中，一个矮个子男人帮助最大，他冲过去用一块毯子把



凯厄斯盖起来。

与此同时，从船舱传来一声低沉的金属撞击的声音，与水手们的喊叫声混杂在一起。从轮船开裂的地方，燃油成水柱状倾泻在大海里，染黑的油污带上蹿起了一条火龙。大火最终被扑灭了，船长通知受了惊吓的乘客们说，受此影响，这趟旅行不过延长几个小时而已。

“发生这样的事太荒唐了，”一个身着制服的白头发的男人说，“我的军队在桑托斯港等着我呢。”

“阿维拉少校，我知道您不满意。”船长一边努力让事态平息下来，一边尴尬地说，“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们将竭尽所能，立刻采取补救措施。对这起不幸的事件，请您接受我的道歉。我请您享受一顿特别的午餐，希望您不要推辞。同时，当我们修理受损船只的时候，您可以欣赏一下巴西南部圣卡塔琳娜州海岸的美景……”

“不过，到底发生什么事啦？”那个刚才帮助过凯厄斯的男人紧握着一本便签本和一支笔，好奇地问。

“有一只锅炉爆炸了，不过没什么好担心的……”

埋怨声响成一片，淹没了船长低声下气的解释。一个身穿简朴套装的男人头戴贝雷帽，脖子上系着一条方巾，朝人群的中央款步走去。他叫道：“我的天哪！”他在空中引人注目地挥舞着胳膊，叽里咕噜说了些什么。

人群发出的抱怨声一直没有停下来，这个意大利人最后完全失去了耐心。“大家安静！”他吼叫道。

乘客们和船员们都不再发出声音。

“现在情况好多了。我们来跳舞吧，怎么样？”那个高兴的意大利人冲着满脸困惑的人群笑开了。他走过去拿他的乐器，乐器放在甲板一个角落里。他招呼他的伙计们，对他们做了个手势，让他们围成一个圆圈。突然，周围响起了一片优美的乐声和水手们个性的说唱声。一种搞笑逗乐的氛围很快

在这些围观者当中扩展开来,使得每个人都忘记自己的忧虑。

一支魔幻般的塔兰泰拉舞曲^①再次响起来。按照这支舞曲的传说,被毒蜘蛛塔兰图拉叮咬后,人们会产生发烧的症状,只有疯狂地跳舞,直至大汗淋漓,才能排出体内毒素。乘客们凑成几对职业舞蹈家,意大利的节拍很快接着响起来。欢快的场面让一个法国乘客吹起了长笛,笛音与巴西水手们的口琴声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葡萄牙人的吉他和西班牙人的响板相得益彰。此时,一切都变得更加热烈起来,大家跟着富商巨贾和官僚政客们拍着手、跺着脚。在这些达官贵人的身后,他们的妻子形影不离,脸上露出羞涩和满意的神情。

^①塔兰泰拉舞曲是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一种民间舞曲,其特点为曲速较快,情绪热烈,为19世纪中叶的音乐艺术创作中常用。

第二章 巧破身份

人们继续跳着舞。凯厄斯和其他乘客在一位意大利妇女的帮助下，学习如何迈步和扭动身体。当凯厄斯注意到一个离人群远远地站着男人拒绝让自己也沉醉其中时，他曾好奇地一度停下舞步。这个与众不同的男人注视着地平线，依靠着栏杆，还在他的小本子上写着什么。他就是那个帮助过凯厄斯的男人。现在他看上去像是被眼前的海景施加了魔法似的，对着风喃喃自语：

“有一种难以置信的东西对这些动人的山景持续不断地施加着魔法，以至于在我眼前展现出它们千姿百态的美景。天气好得不能再好，大海平滑如镜，微风清凉宜人……我们将这样一路穿越，去往里约热内卢。”

当他意识到有人在看自己时，他把小本子放到了一边。

“喂，年轻人！你不想继续跳舞了吗？”

凯厄斯没有回答他。

“你可是经历了不寻常的一天啊，对吧？你经常像这样吗，还是有时候你记得休息一下，喘口气？”

凯厄斯觉得这个人很有趣，于是向他靠了过去。

这个人继续说：“因为一天还没有结束，我只能开始设想你还有一些能

耐没有拿出来让人看。我不是一个好赌的人,不过我敢打赌,你经历过很多像今天这样的日子。”

凯厄斯对他的执着皱了皱眉头。

这个看似聪明的人得出了他的结论:“一个非法侨民的人生总是让人兴奋不已。”

“非法侨民?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别激动,孩子!我并没有要把你向当局通报的想法,就算我那样做了,对你来说隐藏在这七百名乘客当中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不过,你怎么会……”

“我是如何觉察出来的,是吗?我在这里的忠实伙伴常常会在这些场合下帮我的忙,我有三个不错的理由,证明你可是个来历不明的孩子。”

凯厄斯吃惊地看了看四周,可是附近没有一个人。

这个男人笑了,他继续说:“我指的是一个老朋友,它总是陪伴着我,把我带到这些国家来。它用它伟大的脊背驮着我,让我面对一个可怕的惊涛骇浪的夜晚,一个几乎导致海难的夜晚……它让一个把父母抛在脑后的来自德国的年轻人的一段旅程完美结束……哦,大海啊,我的好朋友!”这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试图将他年轻时的情绪抛洒在风里。

他的眼睛好像被闪亮海水中的什么东西吸引住,开始陷入了深深的回忆中:“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骇人风暴中,我们这些年轻又勇敢的德国士兵驶入了命运未卜的大海。我们乘坐着蒸汽船,从这些相同的海域穿过,但是在那个时代毫无诱人的海景。狂怒的海浪惩罚着我们突破新的地平线的野心,让我们失去了对船舵的控制。海风猛烈地嘶吼着,当它不知疲倦地企图击垮我们的精神时,我们的桅杆被吹断了。我们找不到灯塔射出的光柱,我们的希望开始随波逐流。

“不过,求生欲不期然地抓住了我们,我们这些德国士兵聚集力量站在



了一起。在临时制成的船舵的帮助下，我们将战栗的蒸汽船驶往巴西南部的沿海城市弗洛里亚诺波利斯。暴风雨将我们的轮船死死包裹住，耳畔的雷鸣就像是阴森怪诞的死亡昭示，让人害怕。那是一个恐怖的夜晚，那是一个将劫后余生打上深刻印记的时刻。如今，我又在这些海域里穿行，但现在我镇定自若，眼前丝毫没有那个可怕夜晚的痕迹。

“我想起了当年风雨同舟的那些同伴们。我尤其记得卡雷斯医生，他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他照顾我们，自己却被雨水淋透，完全累得筋疲力尽。这个好心的医生已经过世了。那些好兄弟们，那个夜晚的英雄们，他们都选择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

“红尘滚滚如车轮，却没法让我和我的那些朋友们再次相聚。现在，我又在这片大海里扬帆驶过，三十四年的光阴却一去不回。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不去想未来的日子。我无忧无虑，我不可能想到那些。在那场暴风雨之后，我将德国抛在脑后，拥抱我新的国家——我在巴西南里奥格兰德州定居下来。大海是一位优秀的伴侣，它用低沉的声音，立即向我道出了哪里会是我新的归宿。我来巴西后成为第二炮兵团的一名炮手，我交了新朋友，组建了一个可爱的家庭。

“今天，在我们的旅途中，如果天空阴云密布，预示着一场风暴的到来，我不会因此而泄气。在我年轻的时候，一场肆虐的暴风雨是我的伙伴，好比这片地老天荒的大海。现在我在它的怀里泛舟，而它对我软语温存。”

“是的，大海……”凯厄斯咕哝着，他靠在栏杆上，把毯子紧紧裹在肩膀上，“我也喜欢它的陪伴……我喜欢看着它，它帮助我思考问题。不过最近大海对我没那么友善。我这是第二次从船上掉下去，我的朋友——大海，前后两次它那又深又令人窒息的怀抱让我几乎耗尽全部的气息，要被闷死了。”

凯厄斯的一番话让那个男人笑开了。

“那么，你告诉我，你此前提到的那三个原因是什么？”

“很简单！一个小男孩掉进海里，却没有一个家里人意识到他不见了？一个浑身湿透的男孩子甚至都没有想过在船舱里换一下衣服？还有……”

“还有什么？”

那个男人又笑了，他把手放在凯厄斯的肩膀上，把他的毯子拿下来。“我的这件外套对你来说有点大，不是吗？”

凯厄斯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那个陌生人露着牙齿笑了。他在凯厄斯的背上拍了拍，伸出了手。

“我叫卡尔·冯·科泽里兹。大家都叫我科泽里兹。”

“我叫凯厄斯·奇普。你可以叫我凯厄斯。”

“啊，凯厄斯！我喜欢来自拉丁语的名字，尤其是大家在我面前提到像盖厄斯·尤利乌斯·恺撒这样的伟人。”

“是的。我妈妈之所以给我取这个名字，是因为她研究历史。她对罗马、埃及克丽奥佩特拉七世、尤利乌斯·恺撒有专门的研究……”

“我也是个历史迷。既然谈到你妈妈，那么她在哪里呢？”

“哦，”凯厄斯试图给出一个老实的回答，“我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难过。你还有什么亲戚吗？”

“现在我是孤身一人。”

“啊，不过你很年轻，也许你可以很好地利用你的时间。”科泽里兹安慰道，接着他说了一句拉丁语。

“什么意思？”凯厄斯把这句拉丁语重复了一遍，他专心地思考起来，“过去……时间……绝不……逆转……逝去的时光不再回头……稍等，这个翻译有误……光阴一去不复返……”他的眼睛很肯定地闪着光，“我知道了，光阴一去不复返！”

“嗯！”那个男人显出十分欣赏的样子说，“尽管你的拉丁文有些生疏，但是你的思维逻辑看上去挺不错。”



“嗯，我只是尽力罢了。”

“努力去做，这是我两个最好的品质其中的一个。”

“那另一个品质呢？”

“永不放弃。”科泽里兹举起自己的一只手说。

“哦，这我可太熟悉了。如果我跌倒了，我会爬起从头再来的，尤其是当我掉进水里的时候。”

“那就对了，凯厄斯。你妈妈给你取了一个适合你的名字，对吧？你就像尤利乌斯·恺撒，是一名勇敢的战士。”

“嗯，不过我不希望和他同一个下场。”

两个人都笑了，一直笑到一个小姑娘从舞圈里退出来，并走近他俩。

“啊，我女儿来了！”

小姑娘对凯厄斯瞥了一眼，不以为然地皱起了眉头。

“这是我的宝贝女儿卡罗莱娜。”科泽里兹骄傲地说。

“很高兴见到你。”

凯厄斯惊呆了，小姑娘温柔的说话声印在他的心里。她将金黄色的髻发撩到耳后，露出来的是一张白里透红的脸蛋。她接着说，语气里带着嘲讽的意味：“爸爸，那不就是你丢的外套吗？”

“再也不会丢啦，亲爱的。衣服还是我这位新朋友和新助手找到的呢。”

“助手？”凯厄斯和小姑娘都惊呼起来。

“喂，凯厄斯！你察觉出我是干什么的了吗？”

“你是侦探吗？”

“我不是一个纯粹的侦探。我是一个追究真相的调查者。无论真相在哪，我都要探寻一番，并报告给我忠实的读者。我是一名记者。我的女儿和我一起工作。我们肩负着一个使命——我们要去里约热内卢，把影响德国移民地南里奥格兰德州的诸多问题提交给佩德罗二世并加以讨论。”

“佩德罗二世！你们认识那个皇帝吗？”

“我爸爸曾跟皇室成员一起出行过。”卡罗莱娜努力把她羞怯的脸藏起来，“我是第一次随爸爸出门。”

“那么，凯厄斯，让我们来听听你的意见吧。你看上去像一个独来独往的孩子，太少有了。你让我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我当时也打算把一切抛开，只听从命运的安排。为了完成这个使命，你愿意成为我们的搭档吗？还是你另有其他计划？”

“啊？”小女孩晶莹的绿色眼睛让凯厄斯不忍拒绝，“当然愿意！毫无疑问！”

三人聊得正欢时，船上的修理工作结束了。乘客们继续他们漫长的旅途。陆陆续续有乘客到达了目的地。一些人在圣卡塔琳娜州的港口上岸。按照这位德国记者的说法，该港口附近散布着一些山丘，被公认是世界上最漂亮的风景之一。一座又一座种植园沿整条海岸线排列，一直延绵到港湾入口处。港口附近的那些道路虽然铺设得很糟糕，但是很干净，一派车水马龙的繁忙景象。

又过了两天多，其他乘客在巴拉那州下了船。安东尼娜这座可爱的港口小城有着延绵的群山，这让卡罗莱娜联想起一派瑞士风光。卡罗莱娜和她的爸爸相信，如果政府投入一些资金修建铁路，这座备受呵护的小城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可以与它的竞争城市巴拉那瓜市一比高下。巴拉那瓜市在同一年曾因为巴拉那州的第一条铁路——库里提巴·巴拉那瓜铁路的落成典礼而荣耀一时。

凯厄斯和他新的旅伴们租了一艘船驶向码头。退潮后，泥沼地暴露出来，引来烈日炎炎下的秃鹫。在科泽里兹的一个熟人罗施先生的陪同下，他们走到罗斯卡姆老太太经营的招待所。这家招待所在德国人当中很受欢迎，因为这里能品尝莫雷蒂斯啤酒的绝顶美味。罗施先生声称这种啤酒是



根治因疟疾引起的发烧的唯一办法，科泽里兹则称之为“真正的国家纯啤”。不幸的是那一天招待所里人满为患，口干舌燥的客人们虽然只能喝上一杯冰啤却也直呼过瘾。

德国记者科泽里兹办的报纸在当地很受欢迎，尽管他努力不让人认出他来，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了他。他不得不和读者们花上几个小时，就地区问题和巴西帝国的政策兴奋地谈论着。他们尤其关注城市的饮水供应问题。作为这座城市的唯一水源，卡里奥卡河因 1880 年佩德罗二世的访问而出名。皇帝在这座城市里休息以恢复精神，他在唯一一个可以获取纯净饮用水的地方喝水。

下午晚些时候他们返回原处，轮船又在绿色的平滑如镜的水面上继续起航了。夜幕降临，漫天的星斗像一件大衣，把一切都笼罩在它的下面。如此又过去了几天，乘客们厌倦了跳舞、游戏，或是给家人写信。他们最终抵达了巴西桑托斯港口的海湾。科泽里兹一直期待喝到的桶装啤酒却已经卖光了。他显然非常失望，只能再次凑合着喝甘蔗酿造的烈性酒。福塔雷萨·达·巴拉是这个地区的一个要塞。一艘从那里驶来的船捎走了在当地任职的阿维拉少校。

在旅途中的最后一个早晨，船上的乘客看到帕拉蒂^①海滩令人陶醉的全景。在早上九点吃正餐的时候，他们都看到了塔糖峰^②，那是这趟漫长的旅途中最后一个地标。他们还看到了遥远而美丽的科帕卡巴纳海滩，也就是红滩，呈现出一片赤红色；还有佩德罗二世救济院……它旁边的圣塔特蕾莎景区刚好落在那一片风景的最顶上。

①帕拉蒂是位于巴西里约热内卢与圣保罗之间的一座美丽的小镇，因其迷人的殖民风格房屋与海边蜿蜒的石街而闻名遐迩。

②塔糖峰是巴西东南部瓜纳巴拉湾入口处的圆锥形花岗岩山峰，高 395 米，因形似塔糖而得名。